

「能有這位朋友 是我的幸運」

我是在成立「匯點」前後，才認識「曾基」的。在這之前，我只是他的讀者（他在1976年結集出版的《香港與中國之間》，啟發了當時很多有志於參與社會運動、文化批判的青年學生，這一點下面再談）、演講台下的聽眾，雖然若可引用社會網絡的理論來分析我們之間的連繫的話，彼此有一些共同的朋友，理應相距不遠（分隔可能只得一至兩度），但現實是當時對我來說，他就是那個「曾基」。

最早接觸「曾基」是透過閱讀他的文章。他的文章可分為幾類。一是大塊頭、有註腳和參考書目的政治經濟學分析，由色情文化到中共的集權式統治，他都能夠點出問題的社會、經濟基礎。那些文章的一大特色，是以理論介入現實，為社會運動提供一個理論基礎。前面提到《香港與中國之間》一書，就是這樣的一本文集。當年不少活躍分子不單止細讀他所提出的分析，而且還會以他所引用的書籍、論文，作為日後自學的入門書單。

當年新左、西方馬克思主義、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在青年運動的圈子裏發揮重大的影響力，多少是因為「曾基」的引介和應用。

一貫的對準社會矛盾

第二類是一些小文章，短小精悍，一針見血。「曾基」用過不少筆名，其中之一是素奇。素奇會寫長篇大論的理論文章，但在早期的《號外》，也會寫一些辯論性的短文。記得他寫過幾篇談辯證法的，三言兩語便寫好一個大題目。第三類是創作式的文章，例如以「中環人」的姿態出現，嘻笑怒罵，大玩文化批判也。在以上三類以外，他還好像寫過有關青少年的深入報道，以另一種形式來揭示社會問題。

「曾基」就是這樣的一個多面手，但無論是寫哪一類題材，以哪一種風格來寫文章，他都是一貫的對準社會矛盾，切入社會議題。很多人會看他為一位理論家（大概是因為他在學生時代寫文章便插入註腳、書目，而且對各種思潮都有一番見解），可是卻很少留意到，無論「曾基」寫的是社會主義經濟（尤其是對毛時代的批判），又或者新資本主義底下的社會、文化現象（從新興的社會階級到消費主義抬頭），他都是針對題目、現象，嘗試進行分析、批評。他運用理論，同時也對一些思潮、理論家有深入的認識（例如很早便以專文系統地介紹佛洛姆的心理社會批判），不過多年以來我未有見過他會為了理論而理論，而忽略了切入社會議題和跟讀者對話的重要性——批判是為了改變現狀。

所以，至今我仍覺得很多人都未有充份理解「曾基」和他的一班老友出版《文化新潮》的意義。其實如果該雜誌不是在形式上令很多讀者覺得頗不習慣（但編輯們卻可能很想產生這種非慣常化的效果），難以有耐性慢慢咀嚼的話，它便不會太快定型為抽象和理論化，而忽略了當中一些有趣的實驗。不過，無論如何，當時一批年輕的文化人——而「曾

基」是當中重要的思想領袖——提出了文化批判的想法和文化策略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於本地文化圈子熱鬧過好一陣子。

我開始會在一些會議中接觸到「曾基」，是香港前途問題剛出現的八十年代初期。那時候在親中陣營以外而會提出認為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的意見者，統統成為被批評的對象。某份本地英文報章甚至暗示那些人可能當過紅衛兵（後來該報刊出了一段簡短的聲明，表示所言並不準確），以打擊那批作者的形象。不過，也因為受到這樣的外來衝擊，那批人反而變得團結。這跟當中好些人後來將原本只是一個沙龍式的論壇組織「匯點」，改組為論政團體有很大關係。而我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那個香港前途充滿不確性的環境裏，開始跟「曾基」有較多的接觸。在我眼中，「曾基」不是政治人的類型，他更多是出主意，在意識形態上做工夫。在寫政綱、評社會政策時，他可以很具體，一點也不抽象空泛；對於細節，絕不馬虎。只是香港政治偏重選舉工程，又或者是議事堂上的表演，而輕視政策分析、研究，以致減少了「曾基」在這方面的發揮。

總有新見解

坦白說，如果從來沒有機會近距離跟他接觸的話，很容易會以為「曾基」這個人很「寸」——他不是「沙塵」，更不是兇惡，而是「寸」。曾澍基能言善辯、思想敏銳，隨便給他一個題目，不但會講得頭頭是道，而且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會提出一些新的見解，令人恍然有所領悟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在演講台上進行辯論的時候，他絕不會跟對手客氣；在他面前提出一些垃圾級的所謂分析，你將會「死」得很慘，給他盡情奚落。在辯論的過程之中，他不會怎樣手下留情。

我相信這多少與他的哲學訓練有點關係。在他面前，你總不能含糊其辭，或隨便的將個人感受當作分析。他不會要求你完全同意他的想法，但你也不可以講些似是而非的說話，以一些虛詞來掩飾在道理上的弱點。而他這個人可能太懂辯證法，總可以從另一個角度、另一個觀點給你提出問題，一直辯論下去。話題談之不盡，每次分手之前，不忘下次再約。

跟他飲酒聊天，樂趣無窮，大家邊飲邊聊，毫無拘束。而「曾基」很有幽默感（這一點從他的表面可能看不出來），三句五句說話之後，會有一個「笑位」。

記得好幾年前跟他講過，我一直保存自己在1976年所買的《香港與中國之間》，事隔多年再翻一次，仍記得當時腦袋所經歷的震盪。「曾基」照例冷冷的回敬一句：那只證明當年大學裏的講師如何脫離社會而已。

能有「曾基」這位朋友，是我的幸運。

（標題為編輯所擬）

世紀·延伸閱讀

曾澍基學生時代的結集

書名：香港與中國之間

作者：曾澍基

出版：一山書屋出版社/1976

簡介：結集了他在不同學生刊物上發表過的文集，曾經是七八十年代大專界中受到廣泛注意的一本社會科學、香港與中國社會分析、批判思潮的書籍。

（呂大樂：《讀書好》，2014.07）

關於《文化新潮》

《文化新潮》不為讀者定位，卻為作者定性，自稱是「新文化人」的雜誌，口號是「害怕也沒用，新文化人來了」。《文化新潮》不是光喊喊口號，多年後仍有叔父輩級的文化人提起，仍咬牙切齒，破口大罵。（趙來發：〈香港沒有新左派〉，《新京報》2008.10.31）

曾澍基在《文化新潮》用過的筆名

韓亦倫、程私記等。

詳可參考 1978-1979 年於

《文化新潮》年表：

1970splus50.com/NS_lists.html

《文化新潮》網上沉鈎

www.sensibility1978.com

畢業於香港大學及牛津大學，曾任教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，現為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香港研究講座教授。著有《普及文化在香港》、《四代香港人》等，近著《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》。